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四)

原著/ (英) 阿·柯南道尔

编译/刘建勇

插图/薄慧明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刘建勇编.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5305 - 1755 - 4

I. 福... II. ①柯... ②刘... III. 侦探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479 号

责任编辑:昭富 杨惠东 王炼

策 划:小雨工作室

封面设计:杨群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02)23283867

出版人 刘建平

北京市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3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32

印数 3001 - 6000 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 59.80 元(全四册)



前言

福尔摩斯

阿·柯南道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近百年来世上最畅销的书，他创作的福尔摩斯这个形象，深受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

阿·柯南道尔 1859 年生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他 1886 年写作《血字研究》开始，到他 1930 年去世，他共创作过 60 多篇以私人侦探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情节曲折离奇，结构严密完整，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其境，爱不释手。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FU ER MO SI TAN AN QUAN JI



最后的致意

威斯特里亚寓所	3
硬纸盒之谜	41
红圈会	63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86
临终的侦探	102
失踪迷案	121
鬼足迷案	144
最后的致意	173

新探案

显贵的主顾	195
皮肤变白的士兵	217
王冠宝石案	243
三角墙山庄疑案	265
三个同姓人	287
雷神桥之谜	304



爬行人	328
狮鬃毛	348
戴面纱的房客	365
肖斯科姆别墅	378
已退休的颜料商	396



最后的致意

威斯特里亚寓所

1892年3月底的一天，寒风萧萧，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有一份福尔摩斯的电报来了，他随便地给别人回了电，然后站到一个火炉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停地看那份电报。他吸着烟，板着脸孔，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事。他突然回过头看着我，眼中的神色怪怪的。

“华生先生，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把你当作一位作家，”他神秘地说，“你能告诉我‘怪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奇异——特别。”我说道。

他摇摇头，否定了我的解释。

“这个词语一定还有许多意义，”他说道，“凄凉和恐惧也是它所包含的一个意义。另外，‘怪诞’这个词如果更深入地理解，还有犯罪的意义，这从你那些不断给人们带去痛苦的文章中可以体现出来。还记得‘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始就可以用‘怪诞’这个词语来形容，但到了后来却是勇敢的冒险——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场抢劫。还有，‘五个桔核’的那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怪诞，但到后来又平白无故地引起一场人命惨案。因此，我常常警惕着‘怪诞’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是不是出现在电报中？”我问道。

他将那份电报念了一遍，而且非常地大声。

“现在遇到一件难以相信的怪诞事。能否给予指导！”

斯考特·艾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先生还是女士？”我问道。

“肯定是先生。女士怎么会拍这个先付回电钱的电报呢？如果是女士，她早就亲自过来了。”

“你认识他吗？”

“亲爱的华生先生，从我们将理塞斯上校关押之后，你明白我增添了多少烦恼吗？你见过空转的引擎没有，我的头脑中就与那一样，因为失去了它应该制造的零件，从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废物。生活像一杯白开水，报刊也成了无用的废纸，这个罪恶的世界也许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与浪漫的情怀。像这样下去，你应该知道我可否打算去探讨其它的新东西，无论到了后来它是怎样渺小。但是此刻，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当事人正向我们走来了。”

有节奏的走路声在楼梯上响起。没过多久，一个长着花白胡子，全身肌肉，又高又大，让人看了有几分敬畏的人被领到了我们的房里。他一生的经历从他悲伤的脸和孤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应是一个保守党人，教士，不坏的公民，正正规规的顽固派和保守派，从他大大的金丝边眼睛和破旧的鞋罩可以看出。不过，从他直竖起来的头发、带有不悦的红脸、慌张且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原有的沉寂已被一种惊骇的事情给搅乱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说起他遇到的烦恼事。

“福尔摩斯先生，我碰到了一件最奇怪最不快乐的事情，”他说，“这样的事情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真是太不像话，太让人无法忍受。我诚心地请求你对此作一些合理的说明。”他气愤至极地说。

“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你先请坐下来，”福尔摩斯语调关切地说道，“在此之前，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来找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哦，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此事与警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等你将此事听了之后，你肯定不会反对我去插手管这件事。对于私人侦探，我

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但是，虽然这样，我却非常地相信你——”

“原来是这样。但是，你怎么不早点到我这里来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瞧了瞧手表。

“现在是两点过十五分，”福尔摩斯说，“可是你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就发了电报。如果不是发现你是刚起床就碰到倒霉的事，仅凭你的这一身装束，我们谁也不会注意到你。”

他将没有梳理过的零乱头发用手理了一下，并把满是胡子的下巴摸了摸。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没错。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去梳头，洗脸，刮胡子。我只是想着快点离开那座房子。我到处寻找，询问了好长时间，房产管理员我也去找过。我想你也早就知道，他们告诉我加西亚先生的房租钱早已给清了，而且还说威斯特里亚寓所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事发生。”

“停一下，停一下，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先生面带笑容地说，“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一样，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就不把事情的重点说出来，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想一想，将所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使你没有梳头、洗脸、刮胡子，还有靴都没穿好，衣服的扣子也未扣好，就匆匆忙忙地到这儿来，请求帮助？”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脸上充满了愁与忧，低下头瞧了瞧自己非常奇特的装扮。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不好。但是我想不通，那样荒谬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活中。现在我就把这件异常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你。我敢保证，在你听完之后，对于我现在的这个样子，你应该非常理解。”不过，他才说了个开头就无法再往下说了。一片非常吵闹的声音从外边传进来，门开了，是哈德森太太开的，随后还跟进了两个强壮的、警官样子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葛莱森警

长，他在伦敦警察厅，给人的感觉总是精神旺盛，精明能干，在处理他分内的事情上，他称得上是一个能手。他握了一下福尔摩斯的手，然后又介绍贝尼斯警长，是萨里警察厅的，也是他的同事。

“我们俩一路跟踪了好长时间，没想到跟到了你这里，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完开始用那双锐利的大眼睛注视着刚刚来到我们这儿的那位先生，“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就是你吧？”

“对，我就是。”

“今天，我们整个上午都在你身后。”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凭着电报才跟上他的吧。”福尔摩斯先生说。

“的确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到查林十字街的邮局查找到线索之后，紧跟到这里。”

“你们为何要跟踪我？你们到底有何目的？”

“对不起！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只是想让你提供一份供词，住在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在昨天被害，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开始有些惊慌，脸立刻变得苍白，双眼瞪得大大的。

“他被杀了？你是说他已被杀？”

“没错，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他已经死啦。”

“那么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故吗？”

“他是被别人谋杀的，假如说以前发生过谋杀案件的话。”

“噢！太恐怖了！你是不是怀疑我与这件谋杀案有关？”

“有你的一封信在被害人的衣袋中，我们从那封信中知道，你原本决定昨夜到他家里去。”

“原来如此。”

“噢，你昨晚是呆在他家的，对吗？”

两位警长将公事记录本拿了出来。

“等等，葛莱森警长，’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你们想得到的就是一份完整的供词，对吗？”

“我有责任提醒你，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你们进来时，艾克尔斯先生刚要把这件事的详细过程告诉我们。华生，给艾克尔斯先生拿一杯白兰地，这对他是有一定益处的。现在这儿多了两位听众，我希望你不要在意，艾克尔斯先生，接着往下说吧，不管有没有人打断你——像刚才那样。”

艾克尔斯先生一口喝完了那杯白兰地，脸上马上又有了红润的颜色。他在葛莱森警长的记录本上用怀疑和不解的目光扫了一下，接着就继续讲他那奇怪的经历。

“我是一个单身男子，由于爱好交际，与很多人都结为了朋友。他们中间有一个休业的酿酒商，名叫麦尔维尔，他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住。大约在几个礼拜之前，我应邀到他家吃饭，因此与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小伙子认识了。同时，我也了解他与大使馆有一定来往，而且他本人是西班牙血统。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个非常惹人喜爱的年轻人，也是我这辈子所见到的男子中最英俊、最潇洒的人。

“我和加西亚这个小伙子谈了好长时间，而且非常投机。他好像刚见到我时就对我有好感。所以在我与他相识以后，他总到我这儿找我。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他邀请我去他那儿呆几天。他就住在威斯特里亚寓所，也就是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中间，在昨天夜晚我就到他家去了。

“他以前向我说过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在我没去之前。有一个西班牙人和他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对他非常忠心的佣人，给他料理家中的一切事务。这个佣人也会讲英语，所以成了他的管家。他还告诉我，家里有

一位特别好的厨师,能做许多的菜,而且很好吃,是他在一次旅途中相识的,并且是一个混血儿。他还对我说过,他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现在的住所是怎样的稀奇。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赞成,而且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和我想象相比,它还要稀奇许多。

“他那儿离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我是驾着车去的。屋子非常的大,在一条大路旁边,但是,是背对着大路的,在屋子的正面有一条非常弯曲的供车辆行驶的小道,小道两侧长着又高又绿的灌木丛。这本是一座新住宅,但是经历的时间太长,又没有修理,看上去非常破旧。当我的马车到达那儿,我看到一扇又脏又破、好像经历了许多年风雨洗礼的大门,把车停在长满野草的小道上时,我有些迟疑,后悔来拜访这样一个我并不怎么了解的人。给我开门的,正好是他,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过了一会儿,他让一个脸黑黑的,表情有些忧愁的男佣人领着我,佣人帮我拿着行李,把我带到了一间为我准备好的房间里。坐在这间房里让人感到有一种郁悒的感觉。我们吃饭的时候对面而坐。主人加西亚尽管竭力热情地招待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的精神总不能集中,说话时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有时甚至不知说什么好。他一会儿用嘴咬指甲,一会儿又用手敲打桌面。另外许多反常的行为,表现出他一定有什么心事。那次晚饭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堪的一次,不仅菜难吃,而且照顾得也不好,还有那个不说一句话的佣人阴沉沉的脸。我可以这样对你说,那个夜晚,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家去。

“我想到另外一件事,这或许与你们两位警长正在调查中的事情有关联。那时,我丝毫没有注意。在快吃完晚饭时,佣人给他递过一张小纸条。当时,我看到,加西亚看了那张小纸条后,好像比在那之前更加神情恍惚,更加让人感到不可理喻。他也没有强迫自己假装毫无心事地和我谈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想着什么,并不停地吸着烟。不过他并没告诉我那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些什么。庆幸的是大约在十一点钟,我便休息了。

没过多久，加西亚将头伸到我的房间里——那时我房间里一点亮光也没有——他问我有没有按门铃，我回答他没有。他向我道歉，说不应深夜过来影响我休息，还告诉我已接近一点钟。他离开后，我又继续睡觉，而且一直睡到天亮。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最奇怪的事情。当我睁开双眼时，太阳早已升起，看看时间，将近九点钟。我昨天几次跟他们说，让他们在准时八点钟叫我起床，真奇怪，他们怎么没叫我呢。我快速地从床上起来，按了一下门铃，喊着佣人，但却没人应声。我接着按了好几下门铃，仍然没有人应声。我猜想一定是门铃坏了。我满肚子的怨气，将衣裳快速地穿好，迅速向楼下跑去，想让人给我送热水来。但当我来到楼下时，却没看到一个人，你们应该可以想到我当时吃惊的程度。我在客厅中大声地喊着，但没有人应声，我一间房一间房地找着，还是没有发现一个人。屋子的主人加西亚在前一天夜晚已告诉过我他睡觉的房间，所以我来到他的门外，敲了敲，可仍然没有响动。我私自打开他卧室的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奇怪的是床上也没有人睡过的痕迹。这所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国的客人，他国的佣人，他国的厨师，在一个晚上都莫明奇妙地消失！我也结束了我对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造访。”

私人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记录着这件奇怪的事情，一边不停地笑着，并搓着双手。

“你的遭遇真的是太罕见了，”他说道，“斯考特·艾克斯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你后来又做了些什么？”

“我非常生气。起初我觉得我被一个荒谬的恶作剧给欺骗了。我将我的行李整理好，用力地关上门，拎起皮包就向厄榭走去。我知道这幢别墅是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的商号之后，就直接去镇上找他们。这让我忽然想到，这件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作剧，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给他交房租。现在正值三月底，交房租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这个理由似乎



不够充分。我非常谢谢他对我的提醒,但是他对我说,加西亚的房租费早就提前交过。在那之后,我又来到城里,拜访西班牙大使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到了后来,我便去麦尔维尔家,因为我与加西亚的相识是在他家。但是,到那我才知道他比我还不了解加西亚先生。再之后,我接到你给我的回电,于是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警长先生,从你刚来时所说的一番话我知道,这件事接下去发生的一些悲剧应由你来叙说。我没有说一句假话,这我绝对可以向你保证,另外,我知道的都对你讲了,其他的关于加西亚被害的事,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尽自己所能帮助你们早日破案。”

“这我绝对相信,斯考特·艾克斯先生——这我绝对相信,”葛莱森警长用非常友善的口吻说着,“我可以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与我们调查到的一切没有一点不符合的。例如,在晚饭时送去的那张小纸条。不过那张小纸条后来到底怎么了,你是否注意到了呢?”

“不错,这我都清楚地看见了。加西亚先把那小纸条弄成一团,随手掷到火炉中去了。”

“你对这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贝尼斯警长。”

这位红皮肤、浑身是肉的男子,是一个乡镇侦探。他那张大脸上的肉似乎要往下掉,挺难看的,庆幸的是他有一双大大的、能发出光亮的眼睛。不过他的两只眼睛好像在他满是皱纹的面孔和额头的后边藏着。他轻轻地笑了笑,将一张折叠过但颜色已变的小纸片从口袋中拿了出来。

“福尔摩斯先生,在炉子的外侧有一个炉栅。加西亚先生把这张小纸条其实扔到了炉栅外边。我从炉子的后边发现了这张没有烧掉的小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的脸上呈现出赞赏的表情。

“你能发现这样小的一个小纸团,肯定将那所房子里里外外看得非常

仔细。”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一向都是这样对待工作。我能将纸片上的内容读一读吗？葛莱森先生？”

另外一位警长点头表示同意。

“纸条是用普通的米色直纹纸写的，没盖水印。纸条只有一张纸的四分之一那么大，是用两剪刀给剪开的，而且是短刃剪刀。有三次以上的折叠痕迹，用紫颜色的蜡封的口，还用一個光滑的椭圆形物件在封口上匆忙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纸片的内容是：

‘绿色、白色，是我们的色彩。开——绿色，关——白色。主楼梯的第一个入口，右边第七，绿色粗的。祝平安。D。’

笔尖非常的细，可以看出是一个女人写的。但是地址上的字却非常大，要么是换了一支笔写的，要么是换了一个人写的。你瞧。”

“这张纸条太古怪，”福尔摩斯先生扫了一眼纸条，“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警长，贝尼斯先生，你对这张纸条分析的仔细程度让我感到钦佩。也许我还能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增加一点，就是那个椭圆型的压封口的物件，毫无疑问是一颗平面的袖扣——其它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这个形状！剪纸的工具应是一把折叠式的指甲剪。每剪两刀之间的距离虽然非常的近，但依旧能看清楚，有相同重折的印痕在每两个剪开的位置。”

贝尼斯警长露出佩服的笑容。

“原来认为自己已分析得清清楚楚，没想到我仍然忽略了一些东西却不知道。”贝尼斯先生说道，“老实说，我只是想从这张小纸条中找到一点点线索，并没去特别地重视它，不过这件事一定与一个女人有关。”

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内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儿开始有些神情紧张。

“非常高兴你能发现这张小纸条，这样我所说的一切也都得到了证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说，“但是，我必须申明，对于加西亚先生及他

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仍不清楚。”

“对于加西亚先生，”葛莱森先生说，“这好说。他死后被别人发现。也就是在今天清晨，有人在奥克斯肖特的一块荒地上找到了他，那儿离他家大约有一英里的距离。他的脑袋被沙袋一类的东西打过，而且打得非常重，不能用受伤去形容，而应用一朵绽开的花去形容，并且是用肉酱作成的花。那儿在四英里之内没有一户人家，非常的偏僻、寂静。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别人对他行凶时，是趁他不注意在身后袭击的。凶手把他打死之后，还接着打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桩疯狂、残暴的杀人案，凶手没有遗留下一点点痕迹和一点点可供破案的疑点。”

“有抢劫财产的迹象没有？”

“一点也没有抢劫财产的动机。”

“这也过于残忍——残忍得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气愤地说道，“但是，这件事对于我也真的太不公平。加西亚先生半夜三更地出门，被别人残忍地杀害，但我与这却没有丝毫的关系，怎么就把我牵涉到这个凶案之中呢？”

“艾克尔斯先生，这非常地简单，”贝尼斯警长说道，“你写给他的信，被我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这也是惟一的线索。从信中我们知道了你晚上要呆在他家里，而他被杀害正是那天夜晚。我们弄清楚被害人的姓名和地址，也是从那封信的信封上知道的。今天上午九点之后我们才到达他家，但却没有发现一个人。我马上告诉葛莱森先生，让他在伦敦到处找你，并立即仔细搜查威斯特里亚寓所。一段时间之后，我离开了那儿，在城里与葛莱森先生相遇，并一起到这儿来。”

“我觉得现在，”葛莱森先生边说边站了起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到警局去一下吧，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要将你的供词记录下来。”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依然聘请你作我的私